



入回月同客  
堂本

忠義水滸金書

第三十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鬧飛雲浦

三條山有  
院醫者三  
答亦及能  
懼之情

話說當時武松踏住蔣門神在地下道若要我饒你性命  
只依我三件事便罷蔣門神便道好漢但說蔣忠都依武  
松道第一件要你便離了快活林將一應家火什物隨卽  
交還原主金眼彪施恩誰教你強奪他的蔣門神慌忙應  
道依得依得武松道第二件我如今饒了你起來你便去  
央請快活林爲頭爲腦的英雄豪傑都來與施恩陪話蔣  
門神道小人也依得武松道第三件你從今日交割還了  
水滸金書 第三十回

便要你離了這快活林連夜回鄉去不許你在孟州住在  
這裏不回去時我見一遍打你一遍我見十遍打十遍輕  
則打你牛死重則結果了你命你依得麼蔣門神聽了要  
掙扎性命連聲應道依得依得蔣忠都依武松就地下捉  
起蔣門神來看時打得臉青鬚腫頰子歪在半邊額角頭  
流出鮮血來武松指着蔣門神說道休言你這廝烏蠢漢  
景陽岡上那隻大蟲也只三拳兩脚我兀自打死了量你  
這箇值得甚的快交割還他但遲了些箇再是一頓便一  
發結果了你這廝蔣門神此時方纔知是武松只得喏喏  
連聲告饒正說之間只見施恩早到帶領着三二十箇悍

調出虎頭  
出馬脚



葉田祖澤  
及踢用簞  
密快活林  
昌男女弄  
落酒餘出  
家和尚力  
未出家行  
吾作用相

勇軍健都來相幫。却見武松贏了蔣門神，不勝之喜，團團擁定。武松指着蔣門神道：「本主已自在這裡了，你一面便撮一面快去請人來陪話。」蔣門神答道：「好漢，且請去店裏坐地。」武松帶一行人都到店裏看時，滿地都是酒漿。這兩箇鳥男女正在缸裏扶牆摸壁，扎拌那婦人，纔方從缸裏爬得出來，頭臉都喫磕破了，下半截淋漓淋漓，都拖着酒漿，那幾箇火家酒保走得不見影了。武松與衆人入到店裏，坐下，喝道：「你等快收拾起身，一面交罪車子收拾行李，先送那婦人去。」一面叫不着傷的酒保去鎮上請十數箇爲頭的豪傑都來店裏替蔣門神與施恩陪話。儘

水滸金書

第三十四回

二

這般剛正  
大有筋力

把酒開了，有的是按酒都擺列了，桌前請衆人坐地。武松叫施恩在蔣門神上首坐定，各人面前放隻大碗，叫把酒只顧篩來，酒至數碗，武松開話道：「衆位高鄰都在這裏，小人武松自從陽穀縣殺了人，配在這裏，聞聽得入說道：快活林這座酒店原是小施管營造的，屋宇等項買賣，被這蔣門神倚勢，豪強公然奪了，白白地占了他的衣飯。你衆人休猜道是我的主人，他和我並無干涉。我從來只要打天下，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見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今日我本待把蔣家這厮一頓拳脚打死，就除了一害。且看你衆高鄰面上權，奪下這厮一條性命。」

着不敢  
傷力差  
憐滿面的  
只此此一  
句酣睡亦  
不說費力  
亦不說中  
酒亦不說  
快心念慈  
甚深隨人  
自辭

命只今晚便叫他投外府去若不離了此間再撞見我時  
景陽岡上大蟲便是模樣衆人纔知道他是景陽岡打虎  
的武都頭都起身替蔣門神陪話道好漢息怒教他便搬  
了去奉還本主那蔣門神喫他一嚇那裏敢再做聲施恩  
便點了家火什物交割了店肆蔣門神羞慚滿面相謝了  
衆人自喚了一輛車兒就裝了行李起身去了不在話下  
且說武松邀衆高鄰直喫得盡醉方休至晚衆人散了武  
松一覺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却說施老管營聽得兒子  
施恩重霸得快活林酒店自騎了馬車來店裏相謝武松  
連日在店內飲酒作賀快活林一境之人皆知武松了得  
水滸金卷 第三十四回 三

那一箇不來拜見武松自此重整店面開張酒肆老管營  
自回安平寨理事施恩使人打聽蔣門神帶了老小不知  
去向這裏只顧自做買賣且不去理他就留武松在店裏  
居住自此施恩的買賣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息各店裏  
井各賭坊兌坊加利倍送間錢來與施恩施恩得武松垂  
了這口氣把武松似爺娘一般敬重施恩似此重霸得益  
州道快活林不在話下正是

奪公道路人還奪

義氣名時利甚多

快活林中重快活

惡人自有惡人魔

落梅光陰早過了一月之上突感漸退玉露生涼金風去

每於  
好漢開來  
起必出  
論些鎗棒  
可見是何  
等人便須  
論何等事  
不當虛會

小人唯嘗  
入必從者  
予所事處  
入故易賺  
而不也

暑已及深秋，發話卽長無話卽短。當日施恩正和武松在店裏閒坐，說話論些拳棒鎗法。只見店門前兩三箇車漢牽着一匹馬來，店裏尋問主人道：「那箇是打虎的武都頭？」施恩却認得是孟州守禦兵馬都監張蒙方衙內親隨人施恩，便向前問道：「你等尋武都頭則甚？」那軍漢說道：「奉都監相公鈞旨，聞知武都頭是箇好男子，特地差我們將馬來取他。相公有鈞帖在此。」施恩看了，尋思道：「這張都監是我父親的上司官屬，他調遣今者武松又是配來的囚徒，亦屬他管下，只得教他去。」施恩便對武松道：「兄長這幾位郎中是張都監相公處差來取你，他既着人牽馬來哥哥。」

水滸全書

第三十回

四

心下如何。武松是箇剛直的人，不知委曲，便道：「他既是取我，只得走一遭，看他有甚話說。」隨卽換了衣裳巾幘，帶了箇小件當上了馬，一同衆人投孟州城裏來。到得張都監宅前，下了馬，跟着那軍漢直到廳前，參見張都監。那張蒙方在廳上見了武松來，大喜道：「教進前來相見。」武松到廳下拜了張都監，又手立在側邊。張都監便對武松道：「我聞知你是箇大丈夫，男子漢英雄無敵，敢與人同死。同生我帳前，見缺恁地一箇人，不知你肯與我做親隨弟已人麼？」武松跪下稱謝道：「小人是箇牢城營內囚徒，若蒙恩相擡舉，小人當以執鞭隨銜，伏侍恩相。」張都監大喜，便叫取果

靈阿不面  
即用着施  
恩家法哉  
松道漢班  
以不疑然  
後來同味  
情皆景清  
恨秀信深  
此又真造  
事極奇妙

盒酒出來弘都監親自賜了酒叫武松喫的大醉就前廳  
廊下收拾一間耳房與武松安歇次日又差人去施恩處  
取了行李來只在張都監家宿歇早晚都監相公不住地  
喚武松進後堂與酒與食放地穿房入戶把做親人一般  
看待又叫裁縫與武松徹裏徹外做秋衣武松見了也自  
歡喜心內尋思道難得這箇都監相公一方要體舉我有  
從到這裏住了寸步不離又沒工夫去快活林與施恩說  
話雖是他頻頻使人來相看我多管是不能勾入宅裏來  
武松自從在張都監宅裏相公見愛但是人有些公事來  
央免他的武松對都監相公說了無有不依外人俱送些

水滸全書

第三十回

五

金銀財帛段疋等件武松買箇柳籬箱子把這送的東西  
都鎖在裏面不在話下時光迅速却早又是八月中秋怎  
見得中秋好景但見

玉露冷冷金風淅淅井畔梧桐落葉池中菡萏成房新  
鴈聲悲寒蛩韻急舞風楊柳半摧殘帶雨芙蓉逞嬌豔

秋色平分催節序月輪端正照山河

而、秋、驚、鶯、勝、亦、是、無、心、之、口

當時張都監向後堂深處鴛鴦樓下安排筵宴慶賞中秋  
叫喚武松到裏面筵酒武松見夫人宅眷都在席上喫了  
一杯便待轉身出來張都監喚住武松問道你那裏去武  
松答道恩相在上夫人宅眷在此飲宴小人理合迴避張

如何毛登  
是肯如此  
張都監亦  
是有用之  
人可憐錯

都監大笑道。在了我敬你是箇義士。特地請將你來一處飲酒。如自家一般。何故却要迴避。便教坐了。武松道。小人。是箇囚徒。如何敢與恩相坐地。張都監道。義士。你如何見外。此間又無外人。便坐不妨。武松三迴五次。謙讓告辭。張都監那裏肯放。定要武松一處坐地。武松只得唱箇無禮。啻遠遠地。斜着身坐下。張都監着了。環養娘斟酒相勸。一杯兩盞。看看飲過五七杯。酒張都監叫。擡上果桌飲酒。又進了一兩套。食次說些閒話。問了些鎔法。張都監道。大丈夫飲酒。何用小杯。叫取大銀賞鍾。斟酒與義士。喫連珠箭。勸了武松。幾鍾。看看月光明彩。照入東廳。武松喫的半醉。

水滸金書

第三十回

六

却都忘了禮數。只顧痛飲。張都監叫喚一箇心愛的養娘。叫做玉蘭。出來唱曲。那玉蘭生得如何。但見

臉如蓮萼唇似櫻桃。兩鬢眉畫遠山青。一對眼明秋水。潤纖腰。嬾娜綠羅裙。掩映金蓮。素體馨香。絳紗袖輕籠。玉筩鳳釵斜插。籠雲鬢。象板高擎立玳筵。

那張都監。指着玉蘭道。這異別無外人。只有我心腹之人。武都頭在此。你可唱箇中秋對月時景的曲兒。教我們聽。則箇玉蘭執着象板。向前各道箇萬福。頓開喉嚨。唱一隻東坂學士中秋水調歌。唱道是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酒義相知  
我皆由去  
可也  
獻女也  
隨

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高捲珠簾低倚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常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萬里共嬋娟

少人喜陽三人傳  
行是房未做引  
子亦可笑矣

瘦好佳節

武松探用

風塵不空

今即以風

流陣隨之

可足作骨

冠用之

這玉蘭唱罷放下象板又各道了一箇萬福立在一邊張都監又道玉蘭你可把一巡酒這玉蘭應了便拿了一付

勸盤了爨斟酒先遞了相公次勸了夫人第三便勸武松

飲酒張都監叫斟滿着武松那裏敢擡頭起身遠遠地接

過酒來唱了相公夫人兩箇大喏拿起酒來一飲而盡便

還了盞子張都監指着玉蘭對武松道此女頗有些聰明

水滸全書

第三十四回

七

伶俐善知音律極能鍼指如你不嫌低微數日之間擇了

良時將來與你做箇妻室武松起身再拜道量小人何者

之人怎敢望恩相宅眷爲妻枉自折武松的草料張都監

笑道我既出了此言必要與你你休推故阻我必不負約

當時一連又飲了十數杯酒約莫酒湧上來恐怕失了禮

節便起身拜謝了相公夫人出到前廳廊下房門前開了

門覺道酒食在腹未能便睡去房裏脫了衣裳除了巾幘

拿條梢棒來廳心裏月明下使幾回棒打了幾箇輪頭仰

面看天時約有三更時分武松進到房裏却待脫衣去睡

只聽得後堂裏一片聲叫起有賊來武松聽得道都監拍

纒處只是  
情事道

甚

又花柳似因也  
不似據不  
傾箱處

公如此愛我。前後堂內裏有賊，我如何不去救護？武松獻勤，捉了一條哨棒，逕搶入後堂裏來，只見那箇唱的玉蘭慌慌張張走出來，指道：「一箇賊逡入後花園裏去了。」武松聽得這話，提着哨棒，大踏步直趕入花園裏去尋特。一週

遭不見，復翻身却逡出來，不提防黑影裏撒出一條板凳，把武松一交絆翻，走出七八箇軍漢，叫一聲捉賊，就地下

謂老、虎、金、打、何、水、板、凳、等、物

把武松一條麻索綁了。武松急叫道：「是我那衆軍漢那裏容他分說？」只見堂裏燈燭熒煌，張都監坐在廳上一片聲叫道：「拿將來。」衆軍漢把武松一步一棍，打到廳前。武松叫道：「我不是賊，是武松。」張都監看了，大怒，變了面皮，罵道：「水滸全書」

第三十回

八

謂之義士、正、換、詐、多、賊、盜

你這箇賊，配軍本是箇強盜賊心賊肝的人，我倒要擡舉你，一力成人，不會虧負了你半點兒，却纔教你一處喫酒同席坐地，我指望要擡舉與你箇官，你如何却做這等的

勾當？武松大叫道：「相公非于我事，我來捉賊，如何倒把我捉了做賊？」武松是箇頂天立地的好漢，不做這般的事。張都監喝道：「你這厮休賴，且把他押去他房裏搜看，有無賊

物。」衆軍漢把武松押着，逕到他房裏，打開他那藤箱子，

看時，上面都是些衣服，下面却是些銀酒器皿，約有一二

百兩贓物。武松見了，也自目瞪口呆，只叫得屈。衆軍漢把

箱子擡出，聽前張都監看了，大罵道：「賊配軍，如此無禮。」

物正在你箱子裏搜出來如何賴得過常言道眾生好度人難度原來你這廝外貌相人倒有這等賊心賊肝既然賊正明白沒話說了連夜便把贓物封了且叫送去機密房裏監收天明却和這廝說話武松大叫冤屈那裏言容他分說眾軍漢扛了贓物將武松送到機密房裏收管了張都監連夜使人去對知府說了押司孔目上下都使用了錢次日天明知府方纔坐廳左右緝捕觀察把武松押至首廳贓物都扛在廳上張都監家心腹人齎着張都監被盜的文書呈上知府看了那知府喝令左右把武松一

索捆翻牢子節級將一束問事獄具放在面前武松却待

水滸金書 第三十四回

開口分說知府喝道這廝原是遠流配軍如何不做賊以定是一時見財起意既是贓證明白休聽這廝胡說只顧與我加力打那牢子獄卒拿起批頭竹片兩點地打下來武松情知不是話頭只得屈招做本月十五日一時見本官衙內許多銀酒器皿因而起意至夜乘勢竊取人已與了招狀知府道這廝正是見財起意不必說了且取枷來釘了監下半子將過長枷把武松枷了押下死囚牢裏監

禁了詩曰

都監貪污既可嗟  
如何太宰心堪罵  
每入金帛信  
出妻獻婢售奸邪  
押把平人當賊拿

且說武松下在大牢裏尋思道：耐張都監那厮安排這般圈套坑陷我，我若能勾掙得性命出去時，却又理會牢子獄卒把武松押在大牢裏，將他一雙腳晝夜匝着，又把木杵釘住雙手，那裏容他些鬆寬話裏，却說施恩已有入報知此事，慌忙入城來和父親商議。老管營道：眼見得是張團練替蔣門神報仇，買囑張都監，却設出這條計策，陷害武松，必然是他着人去上下都使了錢，受了人情賄賂，衆人以此不由他分說，必然要害他性命。我如今尋思起來，他須不該死罪，只是買來兩院押牢節級，便好可以存他性命。在外却又別作商議。施恩道：見今當牢節級姓康

水滸全書

第三十回

十

的和孩兒最過得好，只得去求免他。如何老管營道：他是爲你喫官司，你不去救他，更待何時？施恩將了一二百兩銀子，逕投康節級，却在牢裏回施恩，教他家着人去牢裏說知不多時，康節級歸來與施恩相見。施恩把上件事一

一告訴了一遍。康節級答道：不瞞兄長，說此一件事，皆是

這叫作結義

張都監和張團練兩箇同姓結義，做兄弟。見今蔣門神躲在張團練家裏，却央張團練買囑這張都監商量，設出這條計來。一應上下之人，都是蔣門神用賄賂，我們都接了他錢，聽上知府一力與他作主，定要結果武松性命。只有當家一箇葉孔目不肯因此不敢害他這人，忠直仗義不

習營營店

一番已着

一半康節

級證一番

公然明白

行文有眉

龍一

次今所有行  
孔目

且前曾解  
史之善故  
傳中每見  
知建

魚戲

都  
一  
百  
萬

肯要害平人以此武松還不喫虧今聽施兄所說了牢中之事盡是我自維持如今便去寬他今後不教他喫半點兒苦你却快央人去只囑葉孔目要求他早斷出去便可救得他性命施恩取一百兩銀子與康節級康節級那裏肯受再三推辭方纔收了施恩相別出門來逕回營裏又尋一箇和葉孔目知契的人送一百兩銀子與他只求早早緊急決斷那葉孔目已知武松是箇好漢亦自有恁周全他已把那文案做得活著只被這知府受了張都監賄賂囑托不肯從輕勘來武松竊取人財又不得死罪因此互相延挨只要牢裏謀他性命今來又得了這一百兩銀子亦知是屈陷武松却把這文案都改得輕了盡出豁了

水滸全書

第三十四回

十

武松只待限滿決斷有詩為證

職吏紛紛據要津

西廳孔目心如水

公然白日受黃金

不把真心作賊心

且說施恩於次日安排了許多酒饌甚是齊備來央康節級引領直進大牢裏看視武松見面送飯此時武松已自得康節級看覩將這刑禁都放寬了施恩又取三二十兩銀子分俵與衆小牢子取酒食叫武松喫了施恩附耳低言道這場官司明明是都監替蔣門神報仇陷害哥哥你且寬心不要憂念我已央人和葉孔目說通了甚有周全

你的好意且待限滿斷決你出去却再理會此時武松得  
鬆寬了已有越獄之心聽得施恩說罷却放了那片心施  
恩在牢裏安慰了武松歸到營中過了兩日施恩再備些  
酒食錢財又央康節級引領入牢裏與武松說話相見了  
將酒食管待又分發了些零碎銀子與衆人做酒錢回歸  
家來又央浼人土下去使用催釐打點文書過得數日施  
恩再備了酒肉做了幾件衣裳再央康節級維持相引將  
來牢裏請衆人喫酒買來看覷武松叫他更換了些衣服  
喫了酒食出入情熟一連數日施恩來了牢裏裏三次却  
不提防被張團練家心腹人見了回去報知那張團練便  
水滸金書 第三十回 十二

招明補刑府

了才不  
法

武松  
來

去對張都監說了其事張都監却再使人送金帛來與知  
府就說與此事那知府是箇賊官接受了賄賂便差人常  
常下牢裏來問看但見開人便要拿問施恩得知了那裏  
敢再去。看覷武松却自得康節級和衆牢子自照管他施  
恩自此早晚只去得康節級家裏討信得知長短都不在  
話下看看前後將及兩月有這當案葉孔目一力主張知  
府處早晚說開就裏那知府方纔知得張都監接受了蔣  
門神若干銀子並同張團練設計排陷武松自心裏想道  
你倒撰了跟兩教我與你害人因此心都懶了不來管看  
捱到六十日限滿牢中取出武松當廳開了枷當案葉孔

目讀了招狀定擬下罪名脊杖二十刺配恩州牢城原咨  
贓物給還本土張都監只得着家人當官領了贓物當廳

把武松斷了二十脊杖刺了金印取一面七斤半鐵葉盤

頭枷釘了押一紙公文差兩箇壯健公人防送武松限了

時日要起身那兩箇公人領了牒文押解了武松出孟州

衙門便行原來武松喫斷棒之時却得老管營使錢通了

葉孔目又看覷他知府亦知他被陷害不十分來打重囚

此斷得棒輕武松忍着那口氣滯上行枷出得城來兩箇

公人監在後面約行得一里多路只見官道傍邊酒店裏

鑽出施恩來看着武松道小弟在此專等武松看施恩時

水滸全書

第十三

又包着頭絡着手臂武松問道我好幾時不見你如何又

做恁地模樣施恩答道實不相瞞哥哥說小弟自從牢裏

三番相見之後知府得知了不時差人下來牢裏點閱那

張都監又差人在牢門口左近兩邊巡看着因此小弟不

能勾再進牢裏來看望兄長只到得康節級家裏討信

半月之前小弟正在快活林中店裏只見蔣門神那廝又

領着一夥軍漢到來廝打小弟被他又痛打一頓也要小

弟央人陪話却被他仍復奪了店面依舊交還了許多

家火什物小弟在家將息未起今日聽得哥哥斷配恩州

特有兩件綿衣送與哥哥路上穿着煮得兩隻熟鷄在此

世情用破  
使氣與誰  
我復如此  
有快意處  
必肯出聲  
如此才臨  
中點於書

請哥哥喫了兩塊去。施恩便邀兩箇公人請他入酒肆。那兩箇公人那裏肯進酒店裏去，便發言發語道：「武松這厮他是箇賊漢，不爭我們喫你的酒食，明日官府上須惹口舌。你若怕打，快走開去。」施恩見不是話頭，便取十來兩銀子，送與他。兩箇公人那厮兩箇那裏肯接惱，忿忿地只要催促武松上路。施恩討兩碗酒，叫武松喫了，把一箇包裹拴在武松腰裏，把這兩隻熟鷄掛在武松行枷上。施恩附耳低言道：「包裹裏有兩件綿衣一帽子，散碎銀子路上好做盤纏。也有兩雙八搭麻鞋在裏面，只是要路上仔細提防。這兩箇賊男女不懷好意，武松點頭道：『不須分付我。』

水滸全書

第二十四回

十四

省得了，再着兩箇來，也不懼他，你自回去將息，且請放心。我自措置施恩拜辭了武松，哭着去了。不在話下。武松和兩箇公人上路行不到數里之上，兩箇公人情悄悄地商議道：「不見那兩箇來。」武松聽了，自暗暗地尋思，冷笑道：「沒你娘鳥興，那厮倒來撲復老爺。」武松右手却喫釘住在行枷上，左手却散着。武松就枷上取下那隻熟鷄來，只顧自喫，也不依那兩箇公人，又行了四五里路，再把這隻熟鷄除來，右手扯着，把左手厮來，只顧自喫。行不過五里路，把這兩隻熟鷄都喫盡了。約莫離城也有八九里多路，只見前面路邊先有兩箇人提着朴刀，各跨口腰刀，先在那裏等。

此一閱本  
通看散開  
可議今如  
此容許亦  
得盡意次  
第之理

候見了公人監押武松到來便幫着做一路走武松又見  
這兩箇公人與那兩箇提朴刀的濟眉弄眼打些暗號武  
松早曉見自照了八分尷尬只安在肚裏却且只做不見  
又走不數里多路只見前面來到一處濟濟蕩蕩魚浦四  
面都是野港闊河五箇人行至浦邊一條闊板橋一座牌  
樓上有牌額寫着道飛雲浦三字武松見了假意問道這  
裏地名喚做甚麼去處兩箇公人應道你又不眼瞎須見  
橋邊牌額上寫道飛雲浦武松站住道我要淨手則箇那  
兩箇提朴刀的走近一步却被武松叫聲下去一飛脚早  
踢中翻筋斗踢下水去了這一箇急待轉身武松右脚早  
水許金書 第三十回 十五

起朴刀下便走  
提朴刀下便走  
提朴刀下便走

起撲。灑。地。也。踢。下。水。裏。去。那。兩。箇。公。人。滿。望。橋。下。便。走。  
武松喝一聲那裏去把物只一扭折做兩半箇趕將下橋  
來那兩箇先自驚倒了一箇武松湊上前去望那一箇走  
的後心上只一拳打翻就水邊拿起朴刀來趕上去搨上  
幾朴刀死在地下却轉身回來把那箇驚倒的也搨幾刀  
這兩箇踢下水去的纔掙得起正待要走武松追及又破  
箇箇趕及一劈頭揪住箇喝道你這廝實說我便  
饒你性命那人道小人兩箇是蔣門神徒弟今被師父和  
張團練定計使小人兩箇來相幫防送公人一處來害好  
漢武松道你師父蔣門神今在何處那人道小人臨來時

于

不得來在

是匣子

和張團練都在張都監家裏後堂鴛鴦榜上喫酒專等小  
 人回報武松道原來恁地却饒你不得手起刀落也把這  
 人殺了解下他腰刀來揀好的帶了一把將兩箇屍首都  
 擡在浦裏又怕那兩箇不死提起朴刀每人身上又搠了  
 幾刀立在橋上看了一回思量道雖然殺了這四箇賊男  
 女不殺得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如何出得這口恨氣提  
 着朴刀躊躇了半晌一箇念頭竟迤回孟州城裏來不  
 這番有分教武松被幾箇合大出。日怨氣定殺畫堂深  
 處屍橫地紅燭光中血滿樓畢竟武松再回孟州城來怎  
 地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水滸全書

第三十回

十六

評

白虎堂賣刀鴛鴦樓歡宴小人謀傾義士同一机  
 局若看到後來結果方知傾人者所以自傾也可  
 不畏武

應祥

看此回文字乃和腹中劍笑裡刀上云所不有斷此畢竟張都監作何結果實人  
 共人先嘗之又恐區哉

忠義水滸全書

第三十二回

○張都監血濺鴛鴦樓 ○武行者夜走蜈蚣嶺

話說張都監聽信這張團練說誘囑托替蔣門神報讐要害武松性命誰想四箇人倒都被武松拗殺在飛雲浦了當時武松立於橋上尋思了半晌躊躇起來怨恨冲天不殺得張都監如何出得這口恨氣便去死屍身邊解下腰刀選好的取把將來跨了揀條好杆刀提着再逕回孟州城裏來進得城中早是黃昏時候只見家家閉戶處處關門但見

水滸全書 第一

識得日月  
刀光歷  
亂伴人  
儒士亦能  
英雄

十字街焚燹燈火九曜寺之響鐘磬一輪明月掛青天  
幾點疎星明碧漢六軍營內嗚嗚畫角頻吹五鼓樓頭  
點點銅壺正滴兩兩佳人歸繡幙雙七士子掩書幃  
當下武松人得城來逕逵去張都監後花園牆外却是一  
箇馬院武松就在馬院邊伏着聽得那後槽却在衙裏未  
曾出來正看之間只見呀地角門開後槽提着箇燈籠出  
來裏面便開了角門武松却躲在黑影裏聽那更鼓時早  
打一更四點那後槽上了草料掛起燈籠鋪開被臥脫了  
衣裳上牀便睡武松却來門邊挨那門響後槽喝道老爺  
方纔睡你要偷我衣裳也早些哩武松把朴刀倚在門邊

必有人

却掣出腰刀在手裏。又呀呀地推門。那後槽那裏忍得住。便從牀上赤條條地跳將起來。拿了攪草棍。拔了屨。却待開門。被武松就勢推開去。搶入來。把這後槽擗頭揪住。却待要叫燈影下見。明晃晃地一把刀在手裏。先自驚得八分軟了。口裏只叫得一聲饒命。武松道。你認得我麼。後槽聽得聲音。方纔知是武松。便叫道。哥哥。不干我事。你饒了我罷。武松道。你只實說。張都監如今在那裏。後槽道。今日和張團練。蔣門神。他三箇喫了一日酒。如今兀自在鴛鴦樓上喫哩。武松道。這話是實麼。後槽道。小人說謊。就害疔瘡。武松道。恁地。却饒你不得。手起一刀。把這後槽殺了。一水滸全書 第三十一回

武松

如此精細

脚踢過屍首。把刀插入鞘裏。就燈影下去。腰裏解下施恩送來的綿衣。將出來。脫了身上舊衣裳。把那兩件新衣穿了。拴縛得緊緊。把腰刀和鞘跨在腰裏。却把後槽一牀單被。包了散碎銀兩。入在纏袋裏。却把來掛在門邊。又將兩扇門立在牆邊。先去吹滅了燈火。却閃將出來。拿了朴刀。從門上一步步爬上牆來。此時却有些月光。明亮。武松從牆頭上一跳。却跳在牆裏。便先來開了角門。接過了門扇。復翻身入來。虛掩上角門。櫺都提過了。武松却望燈明處來看。時正是廚房裏。只見兩箇丫嬛正在那湯罐邊埋冤。所道。伏侍又一日兀自不肯去睡。只是要茶喫。那兩箇客

連開極緊  
無限生

張都監要  
致死武松  
肯先教生  
路作註路

不知知做  
子自已的  
死路天道  
分明

三人  
小世

人也不識羞耻。唾得道等醉了也。兀自不肯下樓去歇息。  
深此句有參少解首  
只說箇不了。那兩箇女使正口裏喃喃訥訥地。怨悵武松。  
却倚了朴刀。掣出腰裏那口帶血刀來。把門一推。呀地推  
開門。搶入來。先把一箇女使鬚角兒揪住。一刀殺了。那一  
箇却待要走。兩隻脚一似釘住了的。再要叫時。口裏又似  
啞了的。端的是驚得呆了。休道是兩箇丫嬛。便是說話的  
見了也。驚得口裏半舌不展。武松手起一刀也殺了。却把  
這兩箇屍首。拖放窰前。裏了厨下燈火。趁看那牕外月光。  
一步步挨入堂裏來。武松原在衙裏出入的人。已自都認  
得路數。逕覩到。鴛鴦樓。胡梯邊來。捏脚捏手。摸上樓來。此

水滸全書

時親隨的人都伏事得。厭煩遠遠地躲去了。只聽得那張  
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箇說話。武松在胡梯口聽。只聽得  
蔣門神口裏稱讚不了。只說虧了相公。與小人報了冤讐。  
再當重重地報答恩相。這張都監道不是看我兄弟張團  
練面上。誰肯幹這等的事。你雖費了些錢財。却也安排  
得那厮好。這早晚多是在那裏下手。那厮敢是死了。只教  
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道這四箇對付他。一箇有甚麼不了。再有幾箇性命也沒  
了。蔣門神道。小人也分付徒弟來。只教就那裏下手。結果  
了。快來回報。正是

暗室從來不可欺

古今奸惡盡誅夷

金風未動蟬先噪

暗送無常死不知

武松聽了心頭那把無明業火高三丈中破了青天

手持刀左手又開五指搶入樓中只見三五枝燭熒煌

一兩處月光射入樓上甚是明朗面前酒器皆不曾收

蔣門神坐在交椅上見是武松喫了一驚把這心肝五臟都

提在九霄雲外說時遲那時快蔣門神急要掙扎時武松

早落一刀劈臉剝着和那交椅都砍翻了武松便轉身回

過刀來那張都監方纔伸得腳動被武松當時一刀齊耳

根連顛子砍着撲地倒在樓板上兩箇都在淨命這張團

水滸全書

第三十一回

四

練終是箇武官出身雖然酒醉還有些氣力見剝翻了兩

箇料道走不迭便提起一把交椅輪將來武松早接箇住

就勢只一推休說張團練酒後便清醒白醒時也近不得

武松神力撲地墜後便倒了武松趕入去一刀先剝下頭

來蔣門神有力掙得起來武松左脚早起翻筋斗踢一脚

按住也割了頭轉身來把張都監也割了頭見桌子上有

酒有肉武松拿起酒鍾子一飲而盡連喫了三四鍾便去

死屍身上割下一片衣襟來蘸着血去白粉壁上大寫下

八字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把桌子上器血踏匾了揣幾

件在懷裏却待下樓只聽得樓下夫人聲音叫道樓上官

快人

快人

絕妙是這八

字開書十

玉露香



只一雙鞋  
連不死鞋

只有一氣  
好詩

聰明才知  
痛好藥

這事却奇

把懷裏踏匾的銀酒器都裝在裏面拾在腰裏拽開脚步  
倒捉朴刀便走到城邊尋思道若等開門須喫拿了不如  
連夜越城走便從城邊踏上城來這孟州城是箇小去處  
那土城苦不甚高就女牆邊望下先把朴刀虛按一按刀  
尖在上棒梢向下托地只一跳把棒一柱立在豪壑邊月  
明之下看水時只有一二尺深此時正是十月半天氣各  
處水泉皆涸武松就豪壑邊脫了鞋襪解下腿絀護膝抓  
扎起衣服從這城濠裏走過對岸却想起施恩送來的包  
裏裏有雙八搭麻鞋取出來穿在脚上聽城裏更點時已  
打四更三點武松道這口鳥氣今日方纔出得懸藤梁園

水滸全書

三十一回

雖好不是以戀之家只可撇開提了朴刀投東小路便走

詩曰

只圖路上關刀  
遇喜樓中飲酒  
人心害却多人  
殺心慘於殺手  
不然冤鬼相纏  
安得抽身便走

走了一五更天色朦朦朧朧尚未明亮武松一夜辛苦身

體困倦棒瘡發了又疼那裏熬得過望見一座樹林裏一

箇小小古廟武松迤入裏面把朴刀倚了解下包裹求做

了枕頭撲翻身便睡却待合眼只見廟外邊探入兩把撓

鉤把武松搭住兩箇人便捨人來將武松按定一條繩索

打虎  
以牽羊  
可以慷慨

婿也爲名  
須知情而  
葉名是英  
雄死而求  
名亦是英

好漢  
語情

綁了那四箇男女道這烏漢子却肥好送與大哥去武松  
那裏掙扎得脫被這四箇人奪了包裹朴刀却似牽羊的  
一般脚不點地拖到村裏來這四箇男女於路上自言自  
說道看這漢子一身血跡却是那裏來莫不做賊着了手  
來武松只不做聲由他們自說行不到三五里路早到一  
所草屋內把武松推將進去側首一箇小門裏面尚點着  
碗燈四箇男女將武松剝了衣裳綁在亭柱上武松看時  
見竈邊梁上掛着兩條人腿武松自肚裏尋思道却撞在  
橫死神手裏死得沒了分曉早知如此時不若去孟州府  
裏首告了便喫一刀一剮却也畱得一箇清名於世正是

水滸全書

第三十一回

七

殺盡奸邪極始平  
英雄逃難不逃名  
吞愁意氣生無愧  
七尺身軀死不輕

那四箇男女提着那包裹口裏叫道大哥大嫂快起來我  
們張得一頭好行貨在這裏了只聽得前面應道我來也  
你們不要動手我自來開剝沒一盞茶時只見兩箇人入  
屋後來武松看時前面一箇婦人背後一箇大漢兩箇定  
睛看了武松那婦人便道這箇不是叔叔武都頭那大漢  
道快解了我兄弟武松看時那大漢不是別人却正是菜  
園子張青這婦人便是母夜叉孫二娘這四箇男女喫了  
一驚便把索子解了將衣服與武松穿了頭巾已自扯碎

尋常手  
此處但  
將前事  
說一遍  
即說音或  
以此為幸  
揚於街不  
前而說  
十分難  
固十分緊  
要正宜緊  
分如擊鼓  
必大插一  
番必輕敲  
必穩更穩  
楊樵方古  
音節奏方  
人心相起  
伏此文字  
最善消息

且拏箇瓊笠子與他戴上原來這張青十字坡店面作坊却有幾處所以武松不認得張青即便請出前客席裏敘禮罷張青大驚連忙問道賢弟如何恁地模樣武松答道在此二句、也、一言難盡自從與你相別之後到得牢城營裏得蒙施

管營兒子喚做金眼彪施恩一見如故每日好酒好肉管顧我為是他有一座酒肉店在城東快活林內甚是趁錢却被一箇張團練帶來的蔣門神那厮倚勢豪強公然白地奪了施恩如此告訴我我却路見不平醉打了蔣門神復奪了快活林施恩以此敬重我後被張團練買囑張都監定了計謀取我做親隨設智陷害蔣門神報警八月

水滸全書 第三十一回 八

十五日夜只推有賊賺我到裏面却把銀酒器皿預先放在我箱籠內拏我解送孟州府裏強扭做賊打招了監在牢裏却得施恩上下使錢透了不曾受害又得當案葉孔目仗義疎財不肯陷害平人又得當牢一箇康節級與施恩最好兩箇一力維持待限滿脊杖轉配恩州昨夜出得城來耐耐張都監設計教蔣門神使兩箇徒弟和防送公人相幫就路上要結果我到得飛雲浦僻靜去處正欲要動手先被我兩脚把兩箇徒弟踢下水裏去赶上這兩箇鳥公人也是一村刀一箇擗死了都做在水裏思量這口氣怎地出得因此再回孟州城裏去一更四點進去馬院

裏先殺了一箇養馬的後槽爬入牆內去就厨房裏殺了兩箇了。擲直上鴛鴦樓上把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箇都殺了。又砍了兩箇親隨。下樓來又把他老婆兒女養娘都戳死了。連夜逃走。跳城出來。走了一五更路。一時困倦。棒瘡發了。又疼。因行不得。投一小廟裏。權歇一歇。却被這四箇綁縛將來。那四箇搗子便拜在地下道。我們四箇都是張大哥的火家。因爲連日賭錢輸了。去林子裏尋些買賣。却見哥哥從小路來。身上淋淋漓漓。都是血跡。却在地廟裏歇。我四箇不知是甚人。早是張大哥這幾時分付道。只要捉活的。因此我們只拿撓鈎套索出去。不分付時

水滸全書

第三十一回

九

也壞了大哥性命。正是有眼不識太山。一時誤犯着哥哥。怒罪則箇張青夫妻兩箇笑道。我們因有掛心。這幾時。只要他們拿活的行貨。他這四箇如何省的。我心裏事。若是刪去是我這兄弟不困乏時。不說你這四箇男女更有四十箇也。近他不得。那四箇搗子只顧噓頭。武松喚起他來道。既然他們沒錢去賭。我賞你些便。把包裹打開。取十兩銀子。把與四人。將去分。那四箇搗子拜謝武松。張青看了。也取三二兩銀子。賞與他們。四箇自去分了。張青道。賢弟不知我心。從你去後。我只怕你有些失支脫節。或早或晚回來。因此上分付這幾箇男女。但凡拿得行貨。只要活的那廝們。

慢仗些的趁活捉了敵他不過的必致殺害以此不教他  
們將刀仗出去只與他撓鈎套索方纔聽得說我便心疑  
連忙分付等我自來看誰想果是賢弟孫二娘道只聽得  
叔叔去是打了將門神又是醉了贏他那一箇來往人不喫驚  
有在快活林做買賣的客商常說到這裏却不知向後的  
區叔困倦且請去客房裏將息却再理會張青引武松  
去客房裏睡了一兩口兒自去厨下安排些佳肴美饌酒食  
管待武松不移時整治齊備專等武松起來相敘有詩爲  
證

金寶昏迷刃劍醒

天高帝遠總無靈

本有別本

水滸全書

第三十一回

十

如何廊廟多凶曜

偏是江湖有救星

却說孟州城裏張都監衙內也有躲得過的直到五更纔  
敢出來衆人斗起裏面親隨外面當直的軍牢都來看視  
聲張起來街坊鄰舍誰敢出來捱到天明時分却來孟州  
府裏告狀知府聽說罷大驚火速差人下來簡點了殺死  
人數行兇人出沒去處填畫了圖樣格目回府裏稟覆知  
府道先從馬院裏入來就殺了養馬的後槽一人有脫下  
舊衣二件次到厨房裏竈下殺死兩箇丫孃後門邊遺下  
行兇缺刀一把樓上殺死張都監一員并親隨二人外有  
請到客官張團練與蔣門神二人白粉壁上衣襟蘸血大

抄得明白

寫八字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樓下搦死夫人一口在外  
斃死玉蘭并姝娘二口兒女三口共計殺死男女一十五  
名擄掠去金銀酒器六件知府看罷便差人把住孟州四  
門點起軍兵并緝捕人員城中坊廂里正逐一排門搜捉  
兇人武松次日飛雲浦地里保正人等告稱殺死四人在  
浦內見有殺人血痕在飛雲浦橋下屍首俱在水中知府  
接了狀子當差本縣縣尉下來一面着人打撈起四箇屍  
首都檢驗了兩箇是本府公人兩箇自有苦主各備棺木  
盛殮了屍首盡來告狀催促拿兇首償命城裏閉門三  
日家至戶到逐一挨查五家一連十家一保那裏不去搜

水滸金書

第三十一回

眼見得屍骸裝裹地使錢不出城裡捉獲不直

盡要排家搜捉緝捕兇首寫了武松鄣賈年甲貌相模樣  
畫影圖形出三千貫信賞錢如有人知得武松下落赴州  
告報隨文給賞如有人藏匿犯人在家食宿者事發到官  
與犯人同罪遍行鄰近州府一同緝捕且說武松在張青  
家裏將息了三五日打聽得事務茂刺一般緊急紛紛攘  
攘有做公人出城來各鄉村緝捕張青知得只得對武松  
說道二哥不是我怕事不留你久住如今官司搜捕得緊  
急排門挨戶只恐明日有些疎失必須怨恨我夫妻兩箇  
我却尋箇好安身去處與你在先也曾對你說來只不知

你終心肯去也不。武松道我這幾日也曾尋思想這事必然要發如何在此安得身牢。止有一箇哥哥又被嫂嫂不仁害了。甫能來到這裏又被人如此陷害。祖家親戚都沒了。今日若得哥哥有這好去處叫武松去。我如何不肯去。只不知是那裏地面。張青道是青州管下一座二龍山寶珠寺。和尚魯智深和一箇青面獸好漢楊志在那裏打家劫舍。霸著一方落草。青州官軍捕盜不敢正眼覷他。賢弟只除那裏去安身。方纔免得若投別處去。終久要喫拏了。他那裏常常有書來取我入夥。我只爲戀土難移。不曾去的。我寫一封書備細說二哥的本事。於我面上如何不

水滸全書

第三十一回

十二

這書通得

着。你人夥。武松道。大哥也說的是。我也有心。恨時辰未到。緣法不能。轉巧。今日既是殺了人。事發了。沒潛身處。此爲最妙。大哥你便寫書與我去。只今日便行。張青隨卽取幅紙來。備細寫了一封書。把與武松。安排酒食送路。只見母夜叉孫二娘。指着張青說道。你如何便只這等叫叔叔去。前面定喫人捉了。武松道。阿嫂你且說我怎地去不得。如何便喫人捉了。孫二娘道。阿叔如今官司遍處都有了。文書出三千貫信賞錢。畫影圖形。明寫鄉貫。年甲。到處張掛。阿叔臉上。見今明明地。兩行金印。走到前路。須賴不過。張青道。臉上貼了兩箇膏藥便了。孫二娘笑道。天下只有你

乖你說這癡話這箇如何瞞得過做公的我却有箇道理  
只怕叔叔依不得武松道我既要逃災避難如何依不得  
孫二娘大笑道我說出來阿叔却不要嗔恠武松道阿嫂  
但說的便依孫二娘道二年前有箇頭陀打從這裏過喫  
我放翻了把來做了幾日饅頭餡却留得他一箇鐵界箍  
一身衣服一領卓布直掇一條襍色短總絲一本度牒一  
串一百單八顆人頂骨數珠一箇沙望皮靴子插着兩把  
雪花鑽鐵打成的戒刀這刀如常半夜裏鳴嘯的響叔叔  
前番也曾看見今既要逃難只除非把頭髮剪了做箇行  
者須遮得額上金印又且得這本度牒做護身符年甲貌

水滸全書

第三十一回

十三

相又和叔叔相等却不是前緣前世阿叔便應了他的名  
字前路去誰敢來盤問這件事好麼張青拍手道二娘說  
得是我倒忘了這一着正是

緝捕急如星火

顛危好似風波

若要免除災禍

且須做箇頭陀

張青道二哥你心裏如何武松道這箇也使得只恐我不  
像出家人模樣張青道我且與你扮一扮看孫二娘去房  
中取出包裹來打開將出許多衣裳教武松裏外穿了武  
松自看道却一似與我身上做的着了兜裝漢一久松得情厚卓直撥繫了絲把  
瓊笠兒除下來解開頭髮攢擻起來將界箍兒箍起掛着

數珠張青孫二娘看了兩箇，喝采道：却不是前生注定武松討面鏡子照了也。自哈哈大笑起來。張青道：二哥爲何大笑？武松道：我照了自也好笑。我也做得箇行者，大哥便與我剪了頭髮。張青拿起剪刀，替武松把前後頭髮都剪了。詩曰：

打虎從來有李忠，  
武松綽號尚懸空。  
幸有夜又能說法，  
頓教行者顯神通。

武松見事務看看緊急，便收拾包裹，要行。張青又道：二哥，你聽我說，不是我要便宜你，把那張都監家裏的酒器留下，在這裏我換些零碎銀兩，與你路上去做盤纏。萬無一

水滸全傳

第三十一回

十四

失武松道：大哥見的分明，盡把出來，與了張青，換了一包散碎金銀，都拴在纏袋內，繫在腰裏。武松飽喫了一頓酒飯，拜辭了張青夫妻二人，腰裏跨了這兩口戒刀，當晚都收拾了。孫二娘取出這本度牒，就與他縫箇錦袋，盛了教武松掛在貼肉臂前。武松拜謝了他夫妻兩箇，臨行，張青又分付道：二哥於路小心在意，凡事不可托大，酒要少喫，休要與人爭鬧，也做些出家人行，運諸事不可躁性，省得被人看破了。如到了二龍山，便可寫封回信寄來。我夫妻兩箇在這裏，也不是長久之計，敢怕隨後收拾家私也來。

細細寒寒  
心腸十分  
珍重可以  
露亦出涕

山上入夥。二哥保重保重。千萬拜上魯楊二頭領。武松辭

順虎城下  
贊詞却安  
頗得妙

了出門插起雙袖，搖擺着便行。張青夫妻看了，喝彩道：「果然好箇行者！但見」

前面髮掩映齊眉，後面髮參差際頸。皂直掇好似烏雲

遮體，雜色絛如同花蟒纏身。額上界箍兒燦爛，依稀火

眼金睛，身間布衲襖斑爛。彷彿銅筋鐵骨，戒刀兩口擎

來殺氣橫秋。頂骨百顆念處悲風，滿路噉人羅剎須掛

手護法金剛也。做偈。

當晚武行者辭了張青夫妻二人，離了大樹十字坡，便落

路走。此時是十月間天氣，日正短，轉眼便晚了。約行不到

五十里，早望見一座高嶺。武行者趁着月明，一步步上嶺

水滸金書

第三十一回

十五

來料道：「只是初更天色。」武行者立在嶺頭上看時，兄月從

東邊上來，照得嶺上草木光輝。正看之間，只聽得前面林

子裏有人笑聲。武行者道：「又來作怪。」這般一條淨蕩蕩高

嶺，有甚麼人笑語？走過林子那邊去，打一一看，只見松樹林

中傍山一座墳庵，約有十數間草屋，推開着兩扇小牕。

箇先生，樓着一箇婦人，在那牕前看月。戲笑武行者着了

怒，從心上起惡，向牕邊生便想道：「這是山間林下出家人，

却做這等勾當，便去腰裏掣出那兩口爛銀也似戒刀來，

在月光下看了道：「刀却似好到我手裏，不會發市。」且把兩

箇鳥先生試刀手腕上，懸了一把，再將這把插放鞘內，把

兩隻直掇袖結起在背上竟來到庵前敲門那先生聽得便把後牕問上武行者拏起塊石頭便去打門只見呀地側首門開走出一箇道童來喝道你是甚人如何敢半夜三更大驚小怪敲門打戶做甚麼武行者睜圓恠眼大喝一聲先把這鳥道童祭刀說猶未了手起處錚地一聲響道童的頭落在一邊倒在地下只見庵裏那箇先生大叫道誰敢殺我道童托地跳將出來那先生手輪着兩口寶劍竟奔武行者武松大笑道我的本事不要縮兒裏去取正是撓着我的痒處便去鞘裏再拔了那口戒刀輪起雙戒刀來迎那先生兩箇就月明之下一來一往一去一回水滸全書 第三十一回 十六

兩口劍寒光閃閃雙戒刀冷氣森森關了良久渾如飛鳳迎鸞戰不多時好似角鷹拏兔兩箇關了十數合只聽得山嶺傍邊一聲響亮兩箇裏倒了一箇任爲快人但見寒光影裏頭落殺氣叢中血雨噴罪竟兩箇裏斫殺倒了一箇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評 此一段殺說得燈月與刀光歷亂使靜人儒士亦能憤雄

武二郎是個才子勿論是他即殺人留世此一節已超出尋常萬

